

致堂讀史管見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致堂讀史管見

二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致堂讀史管見

三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臺灣商務印書館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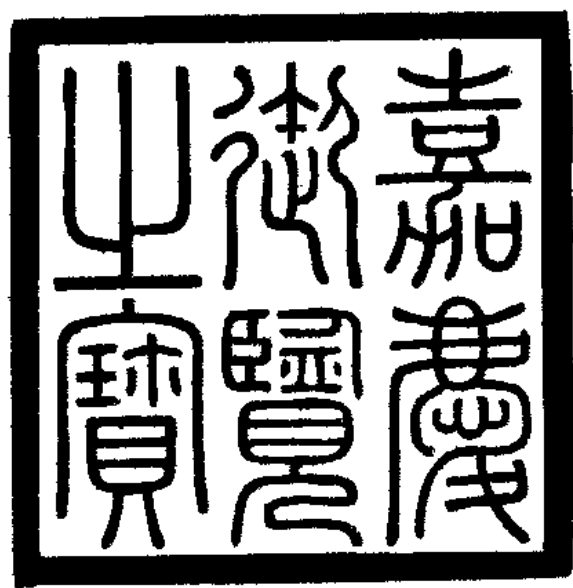
致堂讀史管見

四

宛委別藏

致堂讀史管見

臺灣商務印書館發行



書中首集印章集印於此

讀史管見序

讀史管見

先伯父侍郎論史之書

書名所自命也。一氣分陰陽而為天

地萬物生殖其間。惟人為靈。歸曰三才

出類拔萃之謂聖。參天地贊化育

裁成輔相之伏羲。分陰陽為奇耦

畫卦以明理倉頡因物形製文字書以
紀事後聖明理以為經紀事以為
史史為案經為斷史論者用經義
以斷往事者也夫子生知大聖贊易
定書記古之事斷自唐虞因魯史
以作春秋垂法萬世與堯舜萬禩

水土耕稼同功六聖生而知之常人
則學而知之不學不知則不得為靈
而與物等耳先大父文定以經學
受知於

高宗皇帝奉

詔纂修春秋傳

弘綱大義日月著明百四十二年之後

至於五代司馬文正所述資治通鑑事
雖備而立義少 伯父用春秋經旨尚
論詳評是是非非治亂善惡如白
黑之可辨後人能法治而戒亂趨善而
去惡人君則可以保天下安兆民而為
明君人臣則能致其身盡臣節而為

良臣士庶人則可以不陷於不義而保
其家於天地間豈不補云乎哉苟石
知著書之意徒耽玩詞采以資為
文以博聞記則失先賢之旨而無益
於大用矣書成於紹興乙亥踰一甲
子衡陽郡守孫侯德興為政之初

即黨序序之教與郡之廢歷次
第修舉於是訪士求書得家藏
讀史管見脫藁善本刻而傳之
自春正月至冬十有月告成可謂
知所先後矣晚學小子輒不自揆
謹序所以仰明先志以啓後人

伯父名氏言行家有狀更有傳
嘉定著雍攝提格日南至猶

子大壯謹序

致亭讀史管見卷第一

威烈王

周紀

初命晉大夫魏斯趙籍韓虔爲諸侯

司馬氏曰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幽厲失德周道日衰紀綱散壞下陵上替諸侯專征大夫擅政禮之大體什喪七八矣然文武之祀猶綿綿相屬者蓋以周之子孫尚能守其名分故也何以言之昔晉文公有大功於王室請隧於襄王襄王不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亦然叔父有地而隧又何請焉文公於是乎憚而不敢違是故以周之地則不大於晉滕以周之民則不衆於邾莒然歷數百年宗主天下雖以晉楚齊秦之強不敢加者何哉徒以名分存故也至於季氏之於魯田常之

於齊白公之於楚智伯之於晉其勢皆足以逞君而自為然
而卒不敢者豈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
下共誅之也今晉大夫暴蔑其君剖分晉國天子既不能討
又寵秩之使列於諸侯是區區之名分復不能守而弃弃之
也先王之禮於斯盡矣

陰陽之運天地之化物理人事之始終皆自芒忽毫釐至
不可禦故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堯舜君臣反復
警省未嘗不以幾為戒故折勾萌則百尋之木不能成矣
忽蟻穴則千丈之堤不能固矣君子所以貴於見幾而作
也夫三晉之欲剖分宗國舊矣秦盟會於大夫而倬公
親政之志怠受貨賂於崔杼而平公黨惡之訓彰荀躒出
會而魯昭弗歸三臣內叛而趙鞅復入陰冰堅垂及百

載韓趙魏之裂土而南面也周雖不命其誰與抗彼三家者非有愛而後求非有忌而少待也王之命之蓋不得已焉是豈得與文公請隧之舉同乎乃田和曹丕之事耳和距祖常猶曰四世丕之於操纔夙莫間謂操畏名義而不敢禪漢則丕才非操比烏乎而遽敢操自校尉爲丞相挾天子以至受殊錫乘副車其漸已逼矣使其未死則黃屋左纛不俟五官將而後取也故謂亂臣賊子勢足以逐君自爲而卒於不敢非力不足心不惡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誅之也此論正矣實則不然是故善爲天下國家者謹於微而已矣卑宮惡服慮侈汰也不遑暇食防逸豫也慄慄危懼戒驕溢也動守憲度虞禍亂也不爲嗜欲則娛樂之言無自進不好功利則興作之計無自生嘖笑不苟

誰敢矯假八柄在己誰敢威福誠如是雖使六卿復起三家輩出操懿莽溫之類接跡於朝方且效忠宣力之不暇而何有於他志是故韓趙魏之爲諸侯孔子所謂吾末如之何者人君監此亦謹於微而已矣

趙簡子使尹鐸爲晉陽請曰以爲繭絲乎抑爲保障乎簡子曰保障哉尹鐸損其戶數簡子謂無恤曰晉國有難而無以尹鐸爲少晉陽爲遠必以爲歸

繭絲者取之不息至於盡而後止也尹鐸雖少而心智簡子雖貴而慮長其後無恤爲智氏所攻卒於晉陽託身而得免况爲天下者乎而後世謀國者以愛民爲本爲腐儒常談以聚斂積實爲應時急務凡江海山林藪澤魚鹽金石茗薺之利皆王政者弛者設法著令無不權取必使斯